

#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丛书著录经验谈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李敏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全国古籍普查及其平台的著录工作正在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宏大事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为史无前例,所以各项工作更应该在进行中不断改进,包括普查平台自身,也有相关改进。目前,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普查人员在同一个平台上著录其所在图书馆古籍的详细信息,其间总会有一些经验教训被总结出来,本文抛砖引玉,期望通过交流学得方家同道的珍贵经验及见识,若心愿达成,则笔者之大幸、本文之大幸矣!笔者所在的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所藏古籍中,很大一部分是丛书,笔者在丛书的著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整理如下。

## 1. 一般情况下比照《中国丛书综录》(下文简称《综录》)著录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根据平台著录要求,此次平台丛书的著录,《综录》中有收录的,一般比照《综录》著录,与《综录》中所收录的不一致的,或者《综录》中没有收录的,另有其他著录方法。具体一点,从大处分,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被《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录了的,经过核对丛书版本,又和《综录》所收版本相同的,则丛书的子目就可以比照《综录》著录;第二种情况,如果经过核对,发现丛书的版本和《综录》所收版本不同,则丛书子目不可以照录,需根据丛书情况自行著录,当然,著录时可以参考《综录》;第三种情况,所著丛书未被《综录》收录,则需要著录员根据丛书情况自行著录,没有参照依据。

## 2. 关于丛书的分类

丛书属于“类丛部”中的丛书类。要注意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地分类,有两种丛书需要区别开,一种是子目分别属于“经、史、子、集”各不同部类的,分类到类丛部的丛书类很合适;另一种是子目全部属于“经、史、子、集”中某一部类的,就直接将其分类到该部类,会更合适。例如,《十三经注疏附考证十三种》,直接分类为“经部——丛编”更合适,当然,如果还分类到“类丛部——丛书类——汇编之属”也可以。

## 3. 丛书题名的确定与著录

丛书题名的选取。丛书的卷端大多数都没有总题名,只要是《综录》上所收录的,丛书题名要依照综录著录,《综录》上没有收录的丛书,只是一小部分,这部分丛书的题名可以依次选取总目录题名、序文概况题名、封面题名和版心题名等。总目录题名是首选,因为此题名全面、稳定、常见,可以反映丛书的内容和校刻人的意图。如果没有总目录题名,选择

其他题名著录时，应综合考虑全书内容、校刻人、校刻时间等因素，对题名做适当调整，使其更加完整、全面、稳定。丛书的卷端一般没有丛书题名，只有子目题名，如果有，在选择总目录题名之前，首先选择卷端题名。为严谨起见，凡是丛书题名取自非卷端题名的，都应该在平台“题目卷数附注”栏里注明。

丛书题名的著录格式为《\*\*\*n 区 m 种（存 x 种）》。如果子目有分区，则在题名中著录，分区有不同的名称：“编、套、函、辑、集……”，要如实著录。例如：“《平津馆丛书二集三十八种》”。这里的区数量和种数量是按照完整本计数的，如果馆藏残缺，就需要考察完整本，馆藏残缺情况在“题名卷数附注”项里反映。当然，为了对馆藏情况一目了然，如果丛书有残缺，著录时要求在题名中注明“存 x 种”，用括号括起来，例如，《王益吾所刻书十一种（存五种）》。丛书的总卷数可以不在丛书题名中著录，但是子目卷数要在子目题名之后著录出来。<sup>[1]</sup>

#### 4. 丛书子目题名的著录

丛书子目的题名可以依次选择从卷端、总目录、版心和比照《综录》著录几种途径。最完整最恰当的子目题名首先选择各子目卷端的题名，丛书一般都有总目录，但是总目录中的子目题名有时与子目卷端的题名不一致，会相对较简短，不如卷端题名全面完整；版心的题名同样不够完整；《综录》所著录的子目题名也常有与卷端题名不一致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应该以卷端题名为准。卷端题名才是反映子目最完整最恰当的题名。如果子目题名不是取自卷端，应该在“题名卷数附注”栏内注明。

#### 5. 丛书子目题名著录时的排序问题

著录过程中，时常出现丛书各子目排列顺序与总目录及《综录》顺序不一致的情形，笔者一般选择以丛书总目录顺序为准，因为总目录反映了丛书编排的意图，如果总目录缺失，则应比照《综录》排序。

#### 6. 丛书版本的确定与著录

古籍版本的鉴定是古籍编目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又很复杂的环节，“首先是书本身的传刻、翻刻、重刻等因素。其次是古代书商作崇。”<sup>[2]</sup>版本鉴别往往需要遍查整套古籍的牌记、序跋、目录、纸、字体等等各方面，找到确定的依据，这要求工作人员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并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传统文化根底，特别是版本目录学根底，应当利用业余时间熟读《四库全书总目》，以了解古代每部著作的著者、大致内容及其他相关情况。还要经常翻阅《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等版本目录书籍，以熟悉每部古籍的大致版本源流。”<sup>[3]</sup>著录人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古籍版本鉴别能力，精益

求精，力争做到完整无误。

丛书的版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子目版本和丛书版本一样的；另一种是子目版本和丛书版本不一样的。第一种情况，著录时只需著录丛书版本即可；第二种情况，丛书版本和每条子目的版本都需要完整著录。在著录的过程中，笔者遇到几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分别论述如下。

### 6.1 丛书版本项的位置

对于丛书来说，由于分为一次刻成和陆续刻成两种情况，总目录就成为了丛书版本项最准确的依据。对于陆续刻成的情况，每条子目均有相应的刻书时间，应分别著录；即使是一次刻成的，有时，丛书的内封页也完好地刻有版本项，但是，不可以直接断定内封所刻的就是该丛书的版本，也不可以据此在平台上著录，一定要仔细研读全册，在序文、目次、卷端、卷末、版心等位置，很有可能刻有新的版本项，原有的版本项只是后来翻刻或影刻时照原版刻上去的，不是最新的版本项，不准确。此条规律同样适用于丛书以外的古籍。例如，原有馆藏书目《方輿类纂》的著录就出现此类错误：馆藏《方輿类纂》内封页题名完好，题名页上同时刻有“嘉庆戊辰孟秋新镌”和“文畚堂藏板”，我校图书馆据此误将其编为“嘉庆十三年（1808）”版。但是书中两篇序文之后，刻有一书牌：“嘉庆癸酉岁/山寿斋覆本”。覆本又称翻本，是照所依底本原样翻刻，除了可以改变字体之外，其它如行款、版框、边栏界行、版口鱼尾，都不可以随意改变。可见，此本是山寿斋于嘉庆癸酉年（1813）据文畚堂藏板翻刻的。

因此，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需要著录人员多方面考察，找到最后确定的依据。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丛书以外的古籍。再举一例。馆藏古籍《陈卧子先生测议史记》一套，此书未提及刻书年月，但是可以根据书中“陈序”，推知此书刻书时间应该在明崇祯13年前后；此外，再根据字体、纸、印刷等情况进行鉴别；最后，再和其它图书馆馆藏同名古籍对比，可以对比书影、行款、板框、装帧等各方面，确定该书的版本即为明崇祯13年前后。笔者又拿这个题目在中国知网检索，也看到了同行的相关论证，见论文《测议本〈史记〉无万历刻本》。<sup>[4]</sup>

### 6.2 丛书子目版本的确定及著录

在丛书版本的鉴别过程中，笔者还遇到以下情况：有的子目被收录入不同的丛书，该子目是单行本还是具体属于哪套丛书？需要做考证鉴别。举例说明。

馆藏《槐庐丛书》一套，残缺，从装帧线观察，该套丛书全部被重新装帧过，其中的第一册所收三篇子目内容如下：

《弟子职集解一卷》，牌记为“庚辰夏/懿荣”，无序无跋，正文首页“弟子职集解”的小题下有大题“槐庐丛书”；

《吕子校补二卷》，牌记为“光绪四季冬/会稽章氏重刊”，有梁玉绳序文，作序时间为“戊申冬至日”，序后有目录，正文首页题名“吕子校补一”，其下刻“钱塘梁玉绳”，无“槐庐丛书”的大题名；

《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无牌记，无序，正文后有何元锡于“嘉庆十年乙丑九月（1805）”作的跋，无目录，正文首页题名“竹汀先生日记钞卷一”，其下刻“弟子何元锡编次”，无“槐庐丛书”的大题名。

首先，第一篇《弟子职集解一卷》，同时被收入《式训堂丛书》、《校经山房丛书》和《槐庐丛书》，但是根据《中国丛书综录》（以下简称《综录》）所载，对于该条子目，三套丛书的版本时间分别为：《式训堂丛书》，光绪六年；《校经山房丛书》，光绪三十年；《槐庐丛书》，光绪十二年。本馆所藏牌记为“庚辰夏/懿荣”，经过仔细观察辨伪，判断牌记是真，可知版本为光绪六年，和《式训堂丛书》中收录的版本一致。经过和馆藏《式训堂丛书》比较，两者牌记、正文版刻一致，初步判断本篇《弟子职集解一卷》为《式训堂丛书》子目，而非《槐庐丛书》子目。但正文首页“弟子职集解”的小题下有大题“槐庐丛书”，不知为何？

其次，第二篇《吕子校补二卷》。查《综录》可知，《槐庐丛书》所收录的子目为题名为“吕子校补二卷校续补一卷”，馆藏为“吕子校补二卷”，无“校续补一卷”。据查，《式训堂丛书》、《校经山房丛书》两丛书中该子目内容即为“吕子校补二卷”，无“校续补一卷”，似与本篇相同。另据《综录》所载，对于该条子目，三套丛书的版本时间分别为：《式训堂丛书》，光绪四年；《校经山房丛书》，光绪三十年；《槐庐丛书》，光绪十二年。本篇牌记“光绪四季冬/会稽章氏重刊”，经过仔细观察辨伪，判断牌记是真，因此本篇版本时间为光绪四年。经过与馆藏《式训堂丛书》对比，两版本一致。据此初步判断，本篇《吕子校补二卷》为《式训堂丛书》子目，非《槐庐丛书》子目。

最后，第三篇《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据《综录》所载，《槐庐丛书》所收无此条子目，《式训堂丛书》和《校经山房丛书》两书有此条子目。经过与馆藏《式训堂丛书》对比，两版本一致。据此，初步判断本篇《竹汀先生日记钞三卷》为《式训堂丛书》子目，非《槐庐丛书》子目。

大多数丛书都是子目众多，对于丛书子目版本的鉴定应该非常细致，面面俱到，否则很可能有漏网之鱼，将从书部分子目的版本编错，致使整套丛书的版本判断错误。比如，在整

套丛书不完整而且丛书题名页缺失的情况下，只能从子目的版本考证丛书的版本，这时应非常细致地鉴定丛书所有子目的版本，做到面面俱到，不要错漏任何蛛丝马迹。

馆藏《王氏丛书》一套，该丛书在《综录》中未有收录，丛书的题名来自原收藏者在书脚处题写的“王氏丛书”四个大字。然而翻开这套丛书，发现其中前6册书与后面的31册书在版式、行款、字体、印刷质量各方面均不同，前6册在各方面是一致的，包括各子目题名后的牌记在内容、字体、版式等各方面也完全一致：“光绪癸未仲秋/长沙王氏棨藏”。后31册均为思贤讲舍所刻，刻书时间除了《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是光绪壬辰（1892）之外，其余均为光绪辛卯年（1891）。史载，光绪十六年（1890），王先谦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可见，两部份子目都是王先谦所辑，也都是王先谦所刻。仔细阅读书中序文，经过核实，最后发现前6册属于丛书《王益吾所刻书》，此套丛书《综录》中有收录；后面的31册不属于《王益吾所刻书》，鉴于《综录》上有所收录的要参照《综录》著录这一原则，对于《综录》中没有收录的后31册书，需要另行著录，于是依照书脚处所题“王氏丛书”四字，将其命名为《王氏丛书》。

### 7. 丛书装帧方面的问题及著录

古籍至少经过了上百年的流传，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甚至残缺，我校图书馆所藏的古籍中，大部分都是被后人重新装帧过的，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线代替了原来的纸捻，在重新装帧之后，其中一部分古籍，原来的卷次、分册以及总册数都已经面目全非，对于丛书，就会出现各子目的先后排列顺序和总目录中子目的先后排列顺序不一致的情形。这种情况下，需要工作人员根据古籍正文前面的总目录对古籍重新排列，甚至需要重新装帧。在工作人员没有古籍修复能力的情况下，不能重新装帧，但是需要在著录平台“装帧附注”项中做出详细说明。

另外一个与装帧相关的问题，是图书馆原来的工作人员，由于过失，将同一套古籍中各册的顺序排列错误，同时也在古籍中打上了排列顺序错误的财产号码。由于馆藏古籍目前都是以财产号码作为索书号，并以此为顺序排列和存放的，所以，笔者在发现此种情况时，都是按照古籍总目录的顺序对古籍重新排序，并且在平台的装帧附注项里详加注明。但是，由于古籍珍贵，不便于涂改，对与原来印在古籍中的排列顺序错误的财产号码，笔者并没有处理。

### 8. 丛书零种的鉴别及著录

多数丛书零种在卷面上都没有镌刻丛书题名，因此，对待丛书零种，都要进行考证鉴别，

看该书到底是丛书零种还是单行本。由于有的子目分别被收录入不同的丛书中，所以，确定是丛书零种的同时，还需要确定它属于哪种丛书。著录时，丛书零种的分类不要归入类丛部，要依据该零种具体来分，同时，不要漏掉“所属丛书题名”一项要著录。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古籍著录是现存中华古籍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大好时机，著录人员的著录环节在这里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错误地著录古籍信息，将导致多重不良后果，的确，“古籍编目如果不能正确地揭示书目信息，甚至还不如不编。”<sup>[5]</sup>在普查平台上著录古籍信息，实际上就是按照平台规定的格式和规则为古籍编目，并对古籍的破损程度、书影等信息做如实记录，普查人员的业务水平如何，在普查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关系着图书馆古籍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程度。每一位普查人员都应该本着严谨、负责、务实、无私奉献的精神，抱着一颗对古籍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敬爱之心对待著录工作，并在工作中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才无愧于自己身上担负的这份光荣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华古籍总目编目规则》[未公开出版]，2009年10月13日。
- [2] 骆伟《春华秋实——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历程》，《图书馆论坛》2010年第6期第284-288页。
- [3] 刘大军《在日常工作中求学问——古籍编目工作小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6—110页。
- [4] 罗敬新《测议本〈史记〉无万历刻本》，《图书馆杂志》1991年第2期第51页。
- [5] 刘大军《在日常工作中求学问——古籍编目工作小记》，《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4期第106—110页。